

# 初見錦江飯店

九十一歲的蘭心大戲院經過修繕重新開張後，家鄉朋友發了則朋友圈，他興奮地說：「可以去上海打新卡了，錦江飯店住一晚，再去蘭心看場戲。」我讚許地評論道：「很有老上海腔調。」

錦江飯店與蘭心大戲院毗鄰而居，皆位於上海市茂名南路。我曾去過修繕前的舊蘭心，但一直沒去過錦江飯店。秋日的某天，看到網上評價錦江飯店的蔥花餅乾是一絕，於是下單訂了一盒，終於有機會走進了錦江飯店。

去之前，兒子問我：「錦江飯店是什麼飯店？」唉，生長於上海的孩子如今都不知道這些老地標場所了，便趕緊給他補課：「錦江飯店在舊上海灘可是鼎鼎有名。看過星爺的《食神》嗎？至尊名廚大賽時有一道菜就是錦江飯店劉三師傅燒的錦繡多味魚。」

步入錦江飯店，視野就被一片蔥蔥的草坪吸引了。與如今星級賓館直抵大堂不同，錦江飯店是一家花園式飯店，佔地面積約達三萬多平方米。寬闊的草坪上修建了一個噴水池，幾幢賓館樓分處四周，掩映在蒼翠欲滴的綠樹後面，景觀與建築互為輝映，顯示出酒店的恢弘氣派與歲月沉澱的年代感。走進錦江飯店的主樓錦北樓，厚實的台階，中庭大廳透明的天花，金碧輝煌的吊燈，掛着古典樓層指針的老式電梯，還維持着早期原始的模樣，處處彰顯出舊派的精緻莊重，讓我感覺自己彷彿走在七十年前的光陰裏。去咖啡廳取了蔥花餅乾，驚訝一盒不過三十八元的餅乾，卻精美地裝在一隻橙色紙



▲錦江飯店的噴水池。

資料圖片

如是我見  
陸小鹿

盒裏，附贈一隻帶金色鈴繩的橙色紙袋，包裝得像是一件奢侈品，拎在手裏格外有格調，不負老賓館之赫赫大名。

錦江飯店之所以在舊上海灘聞名遐邇，同其頗具傳奇色彩的創始人董竹君女士不無關係。董竹君身世坎坷，年幼時被父親賣去青樓做賣唱女，後有幸結識革命黨人，才得以跳出火坑。可惜，最終婚姻還是沒能善始善終。離婚後董竹君獨自帶着女兒在上海打拚天下，一手創辦出上海第一家賓館錦江飯店。可以說，錦江飯店不啻為一部獨立女性的勵志大片。

如今的星級賓館底樓，常會進駐一些奢侈品專賣店，方便住客購買，錦江飯店也不例外，它在茂名南路臨街開了些高檔鋪子，不過售賣的不是國外奢侈品牌，而是主營中西式洋服，更符合老牌賓館的古典定位。櫥窗裏陳列着華麗精美的旗袍，面料和做工一看就是上乘。

一位頸上掛着軟尺戴着眼鏡的裁縫師傅正在為一件旗袍鎖眼，像是在民國電影中看到的景象。遙想舊日上海灘名媛穿着華美如斯的旗袍出席沙龍聚會，那一定是道絢爛多姿而旖旎搖曳的亮麗風景線。

走過風雨幾十載，錦江飯店之深厚底蘊並非一天半天時間能夠讀完，我只能近着它的氣息浮光掠影感受一番，如此便已心滿意足。從錦江飯店回來後，我請兒子嘗嘗錦江的蔥花餅乾，一向嘴刁的他居然給出好評，這讓我感到開心且有面子：「我說的吧，錦江飯店的大廚是一流的。」



市井萬象



## 追銀杏

# 哭泣的向日葵

英倫漫話  
江恒

損，真可謂「人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来」。

潑番茄湯的示威者屬於「停止石油」（Just Stop Oil）組織的激進環保者，顧名思義，該組織以抗議開採化石燃料為宗旨。可是抗議的方式有千百種，他們偏偏瞄準美術館和名畫，可不僅僅是為了博眼球，實際上這裏另有乾坤。

在英國的藝術界，特別是美術館與石油企業可是頗有淵源，長期以來都或多或少接受過這些企業的相關贊助。像英國國家肖像館（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）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長期接受英國石油公司（BP）贊助，BP甚至還用國家肖像館掛名，成立了「英國石油肖像獎」，躍身為當今西方最具影響力的肖像繪畫專門獎項。此外包括泰特美術館（Tate Modern）、大英博物館等也都與BP簽訂了長期贊助協議。可以說，在環保者眼中這些資金很「不乾淨」，是在道德上站不住腳的錢糧，他們也就順理成章地把各大美術館當成了抗議對象，逼迫它們與石油企業斷絕關係。

環保者與美術館一鬥就是幾十年，最初他們慣用的策略是鬧場。比如二〇一九年，英國國家肖像館舉辦年度獲獎作品展時，幾名激進環保者便沖進去示威，令活動不歡而散。同年大英博物館也遭到數百人佔領，導致展覽活動一度被叫停。雖然這些行動引起了社會關注，但久而久之人們司空見慣，輿論也失去熱情。為了喚起公共的注意，近些年環保者開始劍走偏鋒，把針對的目標鎖定到世界名畫，除了前文提到的梵高《向日葵》被潑番茄湯，他的《播種者》、《桃花源》等畫作也分別被潑灑

豆湯和黏膠水，另外人們耳熟能詳的包括達·芬奇《最後的晚餐》、維米爾的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》、康斯太勃爾的《乾草車》等名畫，皆未能幸免。

雖然攻擊名畫之舉被不少輿論批評是過於極端，一些環保示威者甚至因此被判入獄，但不得不說與傳統打標語、喊口號以及鬧場等做法相比，名畫的話題性和吸睛率都出奇地高，「名畫遭破」的標題總能第一時間成為熱門。在聚光燈的照射下，美術館也感受到無形的壓力，不得已作出讓步，例如泰特美術館於二〇一七年就終止了與BP長達二十六年的贊助協議，而英國國家肖像館早前也宣布在今年十二月合同到期後，不再與BP續約，結束了雙方長達三十年的合作關係。

如果說用攻擊名畫來宣揚環保值得商榷，那麼拿名畫來反思殖民主義就來得沒有爭議。二〇一九年，英國倫敦大學歷史系學生普洛特成立「不舒服藝術導覽」，帶領觀眾走訪英國最負盛名的美術館和博物館，包括國家美術館、國家肖像館等，通過講解名畫上的人物在殖民歷史中扮演的角色，引導觀眾認識真相，活動一經問世便引起不俗的反響。

普洛特的講解方式簡潔明瞭，以十六世紀著名宮廷畫家史蒂文·梅倫創作的《伊麗莎白一世女王》肖像畫為例，她說道：「畫上的伊麗莎白緊閉雙唇，是為掩蓋她黑色牙齒的事實，這是她吃糖太多的結果。再往深究，她為能吃上糖，頒令英國去殖民盛產蔗糖的美洲，進而建立了糖貿易，在此過程中她又催生了最早的奴隸貿易。至於今天美術館與殖民的聯繫，像泰特美術館創始人亨利·泰特就是一位糖商，他發家靠的正是殖民地的製糖業。」有時普洛特還會提問，像「維多利亞女王是小偷（殖民掠奪）嗎？納爾遜勳爵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嗎？」等等，留給觀眾自己去思考。

正如學界所說，名畫確實能帶來輿論效應，有了名畫的加持，總能提起人們格外的興趣，就連影視作品也喜歡拿它充當重要戲份。比如電影《憨豆先生的大災難》裏，主人公憨豆作為一

間畫廊的保安，陰差陽錯被誤當成藝術史專家，還被任命護送價值千萬美元的名畫《衛斯理的媽媽》到美國洛杉磯博物館。可他不小心把畫中人物的面部破壞，無奈之下用打印出來的頭像替代，令人啼笑皆非。要知道該畫來頭不小，原型為十九世紀美國畫家惠斯勒的《畫家母親肖像》，曾在網絡上掀起模仿畫中坐姿的「迷因」（meme）熱潮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〇〇七電影系列的開山之作《諾博士》（Dr.No）中，也出現了名畫《惠靈頓公爵肖像》，而現實中該畫在影片上映前一年於英國國家美術館被盜，轟動一時，電影有蹭熱度之嫌。二〇一二年上映的《智破天空城》（Skyfall）中，主人公邦德索性把與女特工的接頭地點選在英國國家美術館，面對描繪皇家「無畏號」軍艦被拖去船塢拆解的透納名畫《戰鬥的泰梅萊爾號》，兩人邊看邊聊。女特工感嘆道：「不可一世的老戰艦下場還是充滿恥辱地被整個拖去肢解棄置。時代的必然性，你不覺得嗎？」她似在暗示年邁的邦德行將謝幕的命運，聽起來更像是對英國衰落的隱喻。



▲英國國家美術館裏的梵高名畫《向日葵》。

資料圖片

## 「藝托邦」與「疫托邦」

見到香港作曲家盧定彰的新作《疫托邦之歌》，想到早些年與幾位朋友合作過一個名為「藝托邦」的藝文普及項目。從烏托邦到異托邦，再到「藝」托邦和「疫」托邦，世事不同，理想主義卻從未止息。

以粵語演唱的聯篇歌曲音樂會《疫托邦之歌》，將於下周末一連兩場在兆基創意書院演出，靈感得自香港詩人何福仁的詩集《愛在瘟疫時》。疫下三年，人事再不如往常，當你我都要被迫適應「新常態」的當下，藝術可以怎樣回應時事？

音樂會包括九首歌曲，皆以何福仁詩作為文本譜曲。這並非盧定彰第一次嘗試以詩文入樂。早在五、六年前，他開始以西西小說《瑪麗個案》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等為藍本，創作合唱作品和室內歌劇等，並一直思考音樂與文字的關聯。盧定彰的作品常常將廣東話語曲，這既為推廣粵語文學和本地作家，也是他給自己的、頗具挑戰的新嘗試。如何一方面令到歌詞盡可能地忠於原文，另一方面又能透過音樂與文字的互動表達創作者自身對於原著文本、對於周遭環境的體

黛西札記  
李夢

悟，而非簡單停留在配樂的層面，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雖說當代藝術創作者向來對「跨界」不乏興趣，但音樂與舞蹈、舞蹈與文學、文學與書畫之間的互文見義，其實古已有之。正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《詩畫中國》系列節目，將千百年前的傳統書法繪畫經典與今時今日的詠唱、舞蹈和戲劇等元素結合，再創造新作新篇，其中廈門六中合唱團演出的《魚戲蓮葉間》，便是以無伴奏合唱為載體，融入漢代採蓮歌《江南》的靈動生趣，以及北宋畫家劉宋綱本畫作《落花游魚圖》的自然活潑，再加上AR等科技元素，為觀者營造沉浸式體驗，令古作加添新意。

同樣，在《疫托邦之歌》中，亦不乏多媒體影像等視覺意象，音樂、文字與影像，若配合得當，可得繽紛豐盈之效。

「藝」與「疫」同音異義，而藝術從來都是紓困、解惑乃至救贖的良方。「疫托邦」需要歌、需要藝術，才能讓為了生計而奔波辛勞的你我，多一些慰藉與感動。盼望「疫」去「藝」來，希望仍在。

自由談  
劉世河

「吾兒來侍側，供我一秋蘭。蕭然出塵姿，能禁風露寒。移根自岩壑，歸我几案間。養之以水石，副之以小山。儼如對益友，朝夕共盤桓。清香可呼吸，薰我老肺肝。」一直就很喜歡南宋詩人戴復古的首首《游以秋蘭一盆為供》，尤其人到中年後，除了喜歡，更得其趣，大有「年少不解詩中意，讀懂已是詩中人」的意味。這應該就是感同了，感同之餘，自然少不了身受一番，而至一年四季，書案旁最不能少的就是盆栽綠植，或一盆淡雅的墨蘭、鬱鬱蔥蔥的綠蘿、抑或枝繁葉茂的幸福樹。春花秋月、夏陽冬雪、根深幾尺、葉發幾度，無聲無語中，果然是「儼如對益友，朝夕共盤桓」，而且更妙的是那淡淡的清香不僅熏我肺肝，還常常讓我「幾回誤作杏花看，被夢裏，香魂喚省」（元·劉敏中《鵲橋仙·盆梅》），繼而激發了我源源不斷的靈感，而至下筆有言。

當然，最雷打不動的還是置一盆景，之

## 方寸間的廣闊

所以雷打不動，是因為最讓我着迷的便是它的濃縮之美，既有生長的盎然，又頗具生命的厚重，且透着幾絲歲月的滄桑。盆景溯源，最早是在東漢時期。河北望都東漢墓道壁畫中，就繪有一陶質捲沿圓盆，盆內栽有六枝紅花，置於方形几座上，植物、盆鉢、几架三位一體，這便是我國樹椿盆景的雛模。盆景的漸盛在唐代，不過只於皇家貴族中盛行，終屬小眾。到了宋代，許多文人學士開始喜用奇石配景，置於几案之上。「翠崖紅棧郁參差，小盆初程景最奇。」陸游的這首《懷舊》就將其「一盆一風景，一景一世界」的意蘊描寫得惟妙惟肖。蘇軾也有「五嶺莫愁千嶂外，九華今在一壺中」的佳句。可見盆景在宋代已有所普及。但「盆景」這個名稱則始見於明代屠隆的《考槃餘事》中，即「盆景以几案可置者為佳」。相比於宋時，明代盆景不但品種多元，還頗講究畫意，且已由觀景觀花慢慢發展到觀果，意境上也更勝一籌。

盆景真正的盛況，則在清代。除了室內几案擺放，更是園林必不可少裝飾，不但強調「小中見大」的意境，更追求畫理入盆的意趣。「小樹枝頭一點紅，嫣然六月雜荷風。青葉裏裏珊瑚朵，疑是移銀金碧中。」

康熙的這首《詠御製盆景榴花》就把盆中珊瑚配景的襯托以及榴花的嬌艷欲滴描寫得十分傳神。

然而再怎麼傳神，舊時皇家貴族們擺放盆景，也無非是飽暖後的錦上添花而已，其實真正從骨子裏喜愛盆景的還是那些一向以「清貧、孤高」自詡的文人墨客。他們一邊追求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的情趣，一邊仍不忘將性情與致寄予創作盆景，以留給自己回想遐思的餘地，事實上，更是在為自己創造出方寸間的廣闊。因為這盆中天地雖小，卻恰好起到了與自然對話交流、抒發胸臆的妙用。一架盆景，無疑便是精神沙漠的一片綠洲。韓愈的盆池，蘇洵的木假山，以及徐渭的青藤書屋，皆是如此。朱熹有一首《出山道中口占》是這樣寫的「川原紅綠一時新，暮雨朝晴更可人。書冊埋頭無了日，不如拋卻去尋春。」意思是讀書乏了，不如去郊外尋一片春色，放鬆身心。其實，尋春又何必非去郊外呢？就在案頭置一盆栽養着，日日相對，便也是養了一片春光在心裏。且無關季節更替，任冬去春臨，寒來暑往，那方寸間的廣闊裏都自有一片盎然春色讓你盡情徜徉。